

张会森先生与商务印书馆的漫漫合作之路

冯华英

(北京商务印书馆, 北京 100710)

一、逾半个世纪的合作之缘

1997年夏初, 笔者刚结束校对实习、进入外语编辑室并开始之后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

这一天, 一位身材高大、温文尔雅的学者模样的人走进编辑室, 他自我介绍: 我叫张会森, 来自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我顿时感到震撼: 难道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张会森先生, 我馆出版的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现代俄语通论》《现代俄语语法》的作者?

是的, 这位正是颇具传奇色彩、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张会森先生。说到传奇, 是因为时值20世纪60年代初, 当年年仅三十出头的年轻学人张会森先生就开始了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 推出了他的重要学术著述《现代俄语语法》(上卷)。此书一经出版, 立即成为俄语语言学习的重要著述, 同华劭先生合著的《现代俄语语法》(下卷)及刘泽荣先生主编的《俄汉大辞典》一起成为俄语师生案头必备工具书。而《现代俄语通论》也是极具权威性的俄语语言理论著述, 是俄语专业大学生高年级必读的课本, 张先生参与了其中四个章节的撰写。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无论学术地位还是市场表现, 这两部重量级的作品一直都牢牢占据着同类图书的榜首。《现代俄语通论》的重印持续到2000年, 合计销售印数破二十万册。《现代俄语语法》更是不断推陈出新, 绵延半个多世纪, 一直保持图书市场的热度, 受到俄语读者的热烈追捧。而作为两部权威著述的作者, 张会森先生的大名在俄语界早已如雷贯耳。

20世纪90年代, 带着《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书稿, 两鬓华发的张先生再次走进商务印书馆, 使我这个俄语后辈有幸一睹学界传说的偶像风采, 并成为此书稿责编, 代表出版社与张先生继续出版合作。1998年, 张先生又一次来馆, 将他的新作《最新俄语语法》交到商务印书馆, 还是由我担任责编。

2010年10月底, 张先生受邀来馆签订《当代俄语语法》出版合同, 开启新一轮合作出版序幕。2011年4月底, 也就是距离那次来馆仅时隔半年, 先生仙逝。而这部语法却以全新面貌问世了, 因而成其为先生与商务印书馆逾半个世纪合作之绝唱。

今天, 责编带着飘着墨香的新印《当代俄语语法》, 来到纪念先生的大会上, 回忆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半个多世纪的多部专著出版历史以及贯穿笔者整个编辑生涯共同打造精品图书的美好过程, 不由得感慨万千、感恩不已: 先生虽然已经作古, 而他的语法绝学却依旧在为学子们指点迷津, 其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推出的传世佳作还将不断续写往日的辉煌。

二、力主创新 《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

得到张会森先生亲自投稿的作品——《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 我诚惶诚恐, 也颇感幸运, 这将会成为我开始编辑工作后完成的第一部编辑出版的图书。我接过书稿, 大致翻阅了一下,

感觉此书稿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时代的需要，符合广大俄语读者的阅读取向。我很快完成了申报选题的准备工作，并得到馆务会选题会议的一致通过，列为我馆出版项目。1999年5月如期出版。

《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是有一部具有学术前沿性质的学术著作稿。20世纪九十年代是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诞生的年代，这个国家随着政治体制的变革，语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每天，报纸杂志、电视新闻里充斥着大量新词和新的语言现象。一墙之隔的中国俄语读者都迫切希望了解俄语变化的具体情况。

张会森先生在阅读大量俄文学术原著和报章杂志材料之后，不断求索，立于学术前沿，以翔实的例证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揭示了苏联解体后俄语语言变化和发展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前后，俄罗斯在政治体制、文化和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不仅有力地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也鲜明地反映在俄语语言之中。虽然国内俄语界的读者对于俄语的新变化非常感兴趣，希望及时了解和把握语言发展动向，但是，真正了解俄语演变的特点和本质的学者寥寥无几，而堪负重任的作品更是几乎没有。

张先生是多年来一直关注俄语的变化和发展的著名学者。他的专著《现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于1984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他的论文《1991—1992：苏联解体前后的俄语》于1992年，也就是语言发生变化的第一时间，发表在《外语学刊》上。《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与发展》一书正是他聚焦苏联解体前后俄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进行的科研活动并取得的学术成果。正如洛阳外语学院教授丁昕撰文专论《现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所说的那样：“书中对俄语的变化和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刻、细致透彻的论述和分析，填补了我国俄语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这句话用在《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与发展》一书的评论上，也颇为贴切，只是著述所论语言现实的时间上具有前后之分。

在这部新著中，张会森教授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透过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际交流这五大领域中的语言新现象，通过对“外来词热”和“外语词热”现象的关注、对宗教词语的复兴与俚黑词语的泛起等现象的具体论证，对当时俄语进行了全面、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词汇领域的种种变化、语义变化、修辞色彩变化、构词法、语法学及文体学中的众多新现象均得到作者的科学与描述。他提出，现代俄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苏联解体后时期”，这是对新时期俄语发展趋势的客观的、科学的推论，对把握俄语的变化有着宏观的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充分体现专著对俄语语言动态的思辨，我们专门请馆里的优秀美术编辑何丽君女士做封面设计。现在我们看到，在图一这个封面上，何女士把极具俄罗斯建筑特色的教堂金色圆顶作为背景，把一双悬空的手托着旋转中的彩蛋的图案作为近景，凸显了俄罗斯在多个方面的巨变，尤其是俄语的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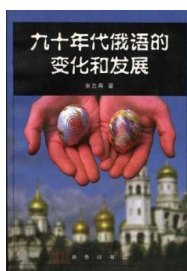


图1 《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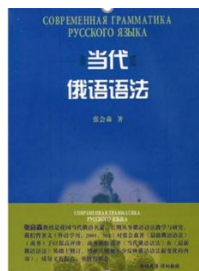


图2 《当代俄语语法》

三、绝笔之作《当代俄语语法》的前世今生

1998年，张先生把他的科研强项作品《最新俄语语法》书稿又交给了笔者。带着欣喜的感觉，笔者（责编）投入到这部新作的编辑加工之中。

毋庸讳言，我们前面提到《现代俄语语法》《现代俄语语法新编》便是《最新俄语语法》的前世作品。前两部作品先后都是我馆、乃至国内俄语语法的拳头产品，得到学界一致推崇和读者的喜

爱，畅销多年不衰。著名学者王福祥先生曾于1980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语学报》上专门就下册“句法篇”撰文，他在文中首先比较了《现代俄语语法新编》（下称“新编”）与《现代俄语语法》之间的差异，肯定了后书对前书的改进，同时也指出了后书的缺漏。在文章末尾，王先生如此高度评价了《现代俄语语法新编》（下称“新编”）：“‘新编’对我国俄语界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几十年来我国编写的俄语语法或教材，其体系、观点、内容沿袭成规。而‘新编’则别开生面，使人们思路开阔。我们相信，‘新编’对俄语语法研究和教学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王福祥先生的观点很具代表性。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对于该书的不满也在趋于明显。问题貌似主要集中在该书偏重理论、脱离教学实际的方面，有读者认为它也许更适合学者用于科研，而不适合普通读者和学生。

《最新俄语语法》应运而生于2000年5月，此书为张会森先生一人独著，他承担了包括词法和句法在内的全部内容撰写。在“前言”里作者开宗明义，宣称：

“本书以实用为主，主要宗旨在于指导俄语的实际运用与理解，故不过多涉及理论上的争论，理论知识力求适度，阐述力求简明易懂，深入浅出。本书的体系基本上照顾了当代俄语教学上的需要，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教学上的处理意见。”

本书力求体现‘中国人为中国人编写’的俄语语法的特色，充分考虑中国人学、用俄语的需要和难点。笔者多年从事俄语语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了几种俄语语法书，其中包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现代俄语语法》、《现代俄语语法新编》等。本书反映了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体会和科研成果。我们希望本书能保持上述二书长处的基础上，质量上更有提高，有新的特点。近三十年来，时代、俄语和俄语研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作者力求在本书中反映出俄语语法的本身的一些新变化、新现象，反映出俄语语法研究的新成就。”

作者张先生对此书的要义及其特色已经做了简要的概括，我们就不再赘叙。但是由此我们看到，张先生的新作针对读者对之前俄语语法书的不足之处做了回应，并以此新著实际满足了读者的期望。《最新俄语语法》推出后，得到读者的热烈响应。在第一个十年合同期内，该书重印过六次，合计印数两万余册。这在同类图书中已属表现不俗。

时间转到2008年，该书的出版合同到期。张先生欣然应邀来馆，完成了续签手续。然后推出了新版《当代俄语语法》。《当代俄语语法》比之《最新俄语语法》又有精进，著名俄语语言学学者、吉林大学教授谭林先生这样评价：“《当代俄语语法》在《最新俄语语法》基础上修订，增补不少反映俄语语法变化的内容，质量又有提高，更值得推荐。”我们把谭先生的评价放在了该书的显要位置——腰封上（见图2）。对此新著做出推介的还有另一位著名俄语语言学学者左少兴，他的一首即兴诗作也被放在图书的腰封上：“力作已逾半世纪，每版出新多创意；欣逢俄语汉语年，‘商务’为学再献力。”

从左先生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捕捉到有关《当代俄语语法》特点的两个方面信息：从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俄语语法》开始，一路走来，已经历时半个多世纪了；此间每一个版次都有其新的创意。可以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当代俄语语法》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得到一代接一代读者的青睐。而这正说明它已经成为当代新的经典作品。“经典作品”，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它必须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历史地筛选出来的“更有价值的”作品；它必须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极具代表性的、臻于完美的作品。其与创新作品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创新，就没有经典；而创新作品则应该是以能够成为永恒，成为经典为目标。

正可谓：“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当代俄语语法》以其逾50年畅销不衰的漫长历程有力地证明了它的光辉历史；而其早已成为新时代经典作品的身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依旧会占据广大俄语读者的案头，呈现灿烂的未来。